

第28天隔离了,这个时刻!

池莉

这个时刻,天正暗下来,黄昏将近,我站在窗前,朝侧面的楼栋微笑。我之所以持续保持微笑,是怕出事。侧面楼栋一户人家的窗前,一位老人,打开玻璃窗,对着户外颤抖哀号:“某时候才是个头哇——某时候才是个头哇——”我听见了。我立刻冲到窗前,打开我家窗户,寻求老人目光,向他摆手摇手,“喂——爹爹”我使出最温和安详的嗓音,与他打招呼。由于角度关系,我无法判断他是否看见了我。我就努力持续着,持续着,直至他终于朝我这边转过脸。然后老人停止了,关上窗户进屋了。可我还是不放心,赶紧给物业打了紧急求助电话,请他们务必上楼敲门,去查看一下,看看是否孤寡老人?问问是否发生了困难?如果老人有什么需要,只要我们家有。物业也非常尽职,答应马上就。这一阵忙乎,夜色已黑。这个时刻,是隔离的第28天了。焦虑和急躁开始在人们心里蔓延,我们需要对付更多敌人包括在自己心里逐渐扩大的阴影。

这个时刻,新冠病毒还在肆虐,而武汉,也已经出台了疫情暴发以来最为严格的隔离严控措施,所有干部职工下沉社区,收治病床在每天扩大,医疗一线医务人员正在冒死救治病人。人与病毒的搏斗,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;吞噬与反吞噬,进入胶着化状态,这个时刻,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动。然而,人们在家隔离已经

第28天了,有人坐不住了,有人千方百计偷跑出去,有人吃不惯配送的简单蔬菜,想吃鲜鱼鲜肉和热腾腾的热干面了,还有人带着孩子出来遛弯,还说“怕没事嘛,注意点就行了,关家里人都关着了”。此情此景,说真的,太急人也太恨人了!事实非常清楚,如果不彻底阻断人传人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我接受采访,与我熟悉的记者朋友开玩笑说:这个时刻,对于这样一些还不知死活的人,如果是我,我的办法就是直接一拳打晕他,拖他回家,再丢一周吃食,封死大门——这是玩笑。可这也不是玩笑——这个时刻,如果还有人珍惜生命同时还危害他人生命,就只能强制他珍惜自己。说是这么说,我当然没有打晕任何人,而是恰恰相反,我在对一位陌生老人微笑,朝他摇手,希望能够安慰到他。

这个时刻,日常生活不再是常言所谓的日常生活了,直接就是保卫生命。这个时刻,当我们看见小女孩的母亲被病毒夺去了生命,小女孩子在后面哭嚎,这也不再是世间一般的生离死别,而是需要我们第一时间冲上去,搂住小孩子,为她戴上口罩,尽快哄住她的嚎啕大哭,以免病毒趁机潜入她敞开的咽喉与肺脏;这个时刻,我们就是小女孩的母亲,而不仅仅只是拍视频的看客。

这个时刻,唯有保卫生命是最高准则。因此我们能做一件事,就做一件事;能帮一个人,就帮一个人;底线是我们首先做好自己。这个时刻,真正到了我为人人、人人为我的时刻,我们得靠每个人点点滴滴的力量汇聚成人类的强大意志,把我们生命夺回来!把人类荣耀夺回来!我们死去的生命不可以白死!

这个时刻,心神稳定是我们的拯救,理性冷静是我们的力量,勇敢顽强是我们的必须,咬牙挺住是我们的本分。又一个黎明来临,拉开窗帘,东方既白,太阳照常升起。这个时刻,我们必须忍住悲伤,克服畏惧,去希望窗外的希望。

2020年2月19日

文学大家苏东坡因为一生创作了巨量的作品,所以被人们喻为一条大河;后来又有人把他比作一片茫茫的海洋,所谓的“苏海韩潮”。这里的“韩”指为文充沛激越的韩愈。我们且把苏东坡看作一条生命的长河,从源头做一回溯,把目光投向那个叫做眉山的地方。

它是蜀地的一个富饶之乡,自古以来物产丰厚,文化发达,植被茂密,是一片有着强大生长力的肥沃土地。人文在这里是同样丰饶的,这就说到了苏氏家族。从记载上看,这个家族素以学问深厚著称,远祖苏洵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,是历史上颇负盛名的初唐“文章四友”之一。此人极为早慧,九岁能文,武则天曾拜他为相,唐中宗时被贬为眉州刺史。到了苏东坡这一代,苏氏家族已经在此繁衍了三百多年,为当地有名的士绅人家。

苏东坡的祖父苏序为人慷慨,乐善好施,少时性格顽皮,读书不求甚解;成年后喜欢写诗且身手敏捷,诗作多达数千篇,是一位民间诗人。苏轼的两位伯父都高中进士,大伯父苏洵早亡,二伯父苏涣是第一位由眉山出仕的人。

可见眉山苏氏诗书传家,渊源深远。苏东坡的母亲程氏也出自眉山名门望族,外公程文应是眉山

首富,舅舅程潜与伯父苏涣为同年进士。当年苏东坡父母的结合并非偶然,虽然当时苏家已经败落,与程家财富地位颇不搭配,但苏氏家族从学问积累到精神气质,仍别于一般乡绅。苏程两家可谓世

源与流

——读解苏东坡

张炜

家联姻。眉山的文人士大夫在很长一段时期或修身于家,或为政于乡,都不肯走科举之路。唯有苏东坡的伯父苏涣勤问学,及第入仕,开一时一地之风气。继他之后,眉山出仕者多达数百人,苏氏家族也从此崛起,并由“三苏”发扬光大。史书上记录的苏洵是一个老来发奋、终成大器的典范,还被编入家喻户晓的《三字经》:“苏老泉,二十七。始发愤,读书籍。”可见苏洵虽然在科举上不像他的两位兄长那样成功,但一直怀着著作心而为仕志。

作为苏轼的父亲,苏老泉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杰出人物。他在衰落的家道中一直暗暗积蓄力量,未曾懈怠。他博学多闻,四处游历,遍访名山大川,结交一些重要的文化和官场人物,把希望寄托

起初,那株腊梅一直种在一个已经破旧的搪瓷脸盆里。是我还在杭州读书时,我从校园里采摘了种子播在盆子里的。在这盆子里种了有四五年,这腊梅也不太长个子,我也就一直当着盆景养着。又过了七八年,还是没有长得多少个子,只是稍稍粗了一些。我才想到,是不是得把它移植到地上种植。没想到一种到地上,它便猛长,抽枝发芽也更加积极了。

只几年功夫,现在已经有两米多高,还超级耐修剪。开出的是馨口素心腊梅,香气浓郁扑鼻。在冬日里寒冷的空气中,飘过这样一阵香气,特别有味道。

说起来也是难得,我父亲似乎对这株腊梅欢喜异常,给它修剪整枝过好几次。经过整枝修剪后的腊梅,姿态更加俊逸。我期盼着冬天里,它可以开出一树的黄色小花来,香气可以弥漫整个村子。

腊梅

赵玉龙



在两个儿子身上,而且势在必得。

苏洵与夫人程氏对苏轼和苏辙从小进行严格规范的培养教育,夫妇俩一个严肃刻板,一个慈祥温厚,但都是饱读诗书、深怀报国之心的人。他们深深地影响了苏轼兄弟的成长,对其世界观的形成、人生价值的取向,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苏轼兄弟立志远行,以入仕进身为最终目标,这其中当然有着儒学的强大规定力,是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必然取向。后来苏东坡在诗中回忆自己的家庭时,写道:“门前万竿竹,堂上四座书。”(《答任师中家汉公》)

苏东坡在青少年时代,居然将一百二十卷、八十余万字的《汉书》手抄两遍,用功之深令人惊叹。他一生手抄《汉书》三遍,最后一遍是谪居黄州寂寞之期所为。关于努力治学,这只是许多记录中的一点而已,还有数不胜数的例子。比如晚年谪居海南,他在《夜梦》一诗中写到自己儿时读书不专,耽于嬉戏,突然被父师发现,梦醒之后竟惊慌如吞钩之鱼。

苏东坡与弟弟苏辙幼年师从眉山道士张易简,在天庆观读书三年。张易简收有学童百人,东坡和后来载入《仙鉴》的道士陈太初,是深受道长喜爱的两个学生。东坡被贬黄州时,陈太初在汉中羽化仙去,此事被其记在了《陈太初尸解》一文中。天庆观的启蒙教育,使诗人自小蓄有玄志,为后来的世外思想打下基础。

世人一再强调的“童子功”,实际上来自天真人三者。苏轼的童年非同一般,家庭环境一派向上气



相见亦无事,不来常忆君 (木刻) 沈雪江

象,既有强劲的人世进取之力,又能够放任自然,见识玄人。苏东坡曾经在《洞仙歌》一词自序云:“仆七岁时,见眉山老尼,姓朱,忘其名,年九十余。”这个老尼姑引起苏东坡的极大好奇,因为她自言随师父进入蜀主孟昶的官中,叙说当年见闻。这在少年眼中,玄人与宫廷合二为一,散发出神秘的光晕,让他心旷神怡。

后人面对苏东坡这样一位奇人,会一次次设问由来,就像感叹黄河长江之浩而必要追寻其源一样。但有一部分奥秘或许是无法挖掘的,因为所有天才人物都是个案,后天的一些缘由好像都是一些表象。仿佛一切都有更深的渊源和设定,是一种自然宿命。

如果以童年为源头,少年为初流,青年为冲荡而去的激浪,那么到了壮年则变为宽阔的大水滔滔;到了老年,就成为无声的阔漫之水,直到入

海,展现出平湖一般的澄明,渐渐与无边的冥淼汇为一体。我们相信一切巨流皆有渊源,可实地考察又难免陷于惶惑:滴水清流,无数支流与小溪,没有波澜,没有惊人的气象,只流向一个未知的方向,曲折蜿蜒。我们无法将它的中游、将宏大的气象与眼前联系在一起。沿途不断有支流汇入,还在含纳和接受;不过它最终在大地上刻刻的那道惊人的痕迹、那冲击山岳的力量、那在整个山川中留下的永垂史册的浓墨重笔,还是让人有些始料不及。

我们为流而歌,为源所惑,久久不能平静。苏东坡离去千年,倔强的身影难以被尘埃淹没,仍然清晰地矗立在那里。但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这样一位文学巨擘,还是一个未解之谜。关于他有多少空想、浪漫和误解,还须从源头盘查。这是一项并不轻松的工作。

好邻居

桂文亚

将近半个月,有件事让我烦恼,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家中储藏室靠墙地砖面,湿答答的是一摊水,泛潮吗?靠窗这面墙的地面,刻意用石砖架高,上面放了厚纸板当桌面,并列两个纸箱,里面装满档案,多年来一直用得很顺。小小储藏室里还有面对面的两个白漆木板架,整整齐齐罗列了积累的各种资料、信件、手稿和光盘档案。

泛潮吧?开始不以为意,铺上一叠报纸在磁砖地面,很快也就吸干了。可是奇怪,这几天早晨才铺好干净报纸,午后又不知从哪儿渗出一摊水……每天为婴儿换尿布似的,吸水效果超好的过期报纸很快面临缺货。

如何是好?要蹲在地上改用抹布拧水到桶里?弯下身子干活儿,这腰可受不了。

有了!不如把浸足了水的旧报纸搬到太阳底下晒干,回收再利用!

了不起!勤俭持家哦!戴上塑胶手套,奋力搬起一大叠湿答答的吸水报纸,晒萝卜干那样,一张张铺在花园的红砖地上……哇,没想到太阳那么慷慨,连我的背也成了铁板烧。晒吧晒吧,马上又有生力军。

没想到,午后居然变天!雨滴乒乒乓乓横冲直闯!报纸呀我的报纸,又赶紧把满地花脸猫似的报纸一张张抢救起来!干的放一擦,半干半湿的放一擦……等有太阳再继续晒吧!

储藏室究竟出了什么问题?怎么积水越来越多了?我向福尔摩斯学习,搬开石砖上的厚纸板仔细研究,竟然出现一节不断滴水的水管!究竟是怎么回事?百思莫解……蹲在地上继续收拾湿答答的



编者按:复工复产已经展开。回眸宅家抗疫期间,生活看似被按了暂停键,但日子并没有停摆。花式健身,学习厨艺,读书编程……今起,请看一组十日谈“暂停键下的充电”。

对于诸多妈妈来说,最近这段战疫时期,大概是亲子关系里除了孕期外,最紧密的一段时间了。本来说好只管一个月寒假的小神兽们,以一种不容拒绝的姿态砸在了手里。在家里的方寸之地,全方面面对,神兽们固然不适应,其实妈妈们也在艰难调整中,“相看两不厌”还是颇需要一点境界的!

在经历了老人居家休养,阿姨封村封门,居家隔离14天,机构全部改为线上教学的种种打击后,那些学校网课,已经不能击溃妈妈们了,既然战疫尚在进行,那也只能“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”。

上海妈妈的自尊心是不容践踏的,初期的一件睡衣、三天不洗头,那不是关起门来没有人看到吗?一旦需要错峰上班开视频会议,哪怕是摄像头遥观,最起码,镜头覆盖区域内的桌面是不是干净,地板有没有脏污,玻璃是不是闪闪发光,都是要重视起来的!而小神

兽们更要衣冠整洁(洗头洗澡)、精神振奋(早睡早起),女孩子们的蝴蝶结也是要戴起来的,好不容易不用穿校服去上课了,妈妈们一时间斗志昂扬,还要督促队友网购投影仪、蓝光眼镜,争取回学校后绝不

如何“相看两不厌”

碧流

多几个“四眼”。

于是,对于神兽们来说,过了正月十五,散散懒懒的春节已经从妈妈们的振作精神里结束了!作息表严格地排起来,7:00起不来,容你到7:30已经是最后的温柔。早饭荤素搭配,水果牛奶一样不能缺,8:00开始,准时坐到书桌面前上语文,阅读课、作文课、古诗词课,总有一款适合你,看看日本寄来物资上的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,别的紧迫感没有,《唐诗三百首》总要翻出来读一读吧。数学课、英语课,美术课、音乐课,有什么是线上不能解决的吗?并没有!哪怕是游泳课,你也可以在床上“干泳”,让教练纠正你姿势!

最近妈妈群里交流最多的,已

经从你家还有几个口罩成功转化为今天打卡了几门课。在神兽们上课的时间里,妈妈还要打资料,找卷子,抄乐谱,比在办公室上班忙多了,在配全了一套打印机、投影仪、蓝光眼镜后,该上课的上课,该上班的上班,一点不耽误。空余时间还要安排上写毛笔,下围棋,练歌喉,做广播操眼保健操。经过了前一段的鸡飞狗跳,妈妈们终于游刃有余找到了宅在家的价值。

不过再忙碌的时光,有一堂课还是要上的,每天临睡前故事时间,变成了时政时间。关在家中不能出门的日子,纵是天真无邪的神兽也会觉察生活发生的改变。再安全的宅,也不能阻止他们总有一天要进入现实世界。告诉他这风雨中的真实,哭笑里的得失。每一位前线的医生护士科学家,快递员外卖小哥环卫工人组成了保护着他们的盾牌,总有一天,他们也要接过保护这个世界的责任,无论以何种方式。

十日谈

暂停键下的充电

责编:郭影

居家养生,处处皆为运动场,请看明日专栏。

